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貞白遺稿卷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曹錫齡

謄錄監生臣胡華

集部六

貞白遺稿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貞白遺稿十卷附顯忠錄二卷明程通撰通字彦亨貞白其齋名也績溪人洪武乙丑貢入太學庚午舉應天鄉試時方遣諸王將兵因以封建策貢士於廷通所對稱旨擢第一授遼府紀善進左長史燕王叛後

通上書數千言論戰守大計永樂初錦衣衛
都督紀綱發其事詔械通詣京師與二子俱
論死事迹具明史本傳所著述凡百餘卷悉
毀於官後十年其弟赴荆州遼王以所圖通
像及遺稿授之嘉靖中黨禁漸弛其從孫長
等乃搜訪佚篇裒為六卷附以遼王並同時
諸人贈言及行狀小傳等篇别為四卷天啟
中其裔孫樞及子應階又集前後建祠請謚

之文為顯忠錄二卷附綴於末即此本也初通以祖平久戍陳情乞賜還鄉人稱其孝及建文中遭逢國難上防禦封事而卒以是死人稱其忠今陳情之表具在而封事獨有題無文蓋嘉靖中刻集時猶有所諱而不敢存也封建二策乃其受知於太祖者持議頗正其他詩文亦俱醇樸有法雖所存無多而大節凜然有不僅以詞章論者固宜與方練諸

集並傳不朽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貞白遺稿原序

夫威鳳之翔必有遺羽應龍之升必有遺甲英賢之出必有遺言非其遺者貴也有貴於遺者也吾邑長史貞白先生忠孝天植問學淵深昔在建文若方公孝孺周公是脩黃公觀卓公敬先生偕之遊慮無不意氣相期凡有著作輙相酬賞則先生之為先生固自有在而詩若文特其一斑耳原集百有餘卷當文皇帝靖難兵南下先生躬冒忌諱遂逮詔獄夷其二子而簿錄其家以

故卷帙悉毀於官即先生之死難諱而不稱者亦奪於國威也迨永樂末年詔釋諸死難家屬而厥弟彥廸走謁荆藩廼王雅重先生因出所藏遺稿與其畫像授之以歸最後從孫長公郡丞伯祥公訪諸戚里獲其贈言并其題詠裒而集之釐數卷盖雖逸者什九存者什一而手澤在焉至是子姓重加編次屬序於予以付剞劂而永其傳予夙昔慕先生之為人廼今獲披遺稿恍挹前芳大都先生因心為言不假雕刻是故叩閽陳情脫

祖戎伍而眷渥高皇則琅琅乎李令伯之遐標也策對封建詳懇剴切而匡輔宗社則纚纚乎賈大傅之遺響也疏上壯防忠憤激烈而委身殉國則凛凛乎胡樞密之卓軌也其它雄篇偉制雅調鴻詞則又駕軼歐蘇躪步甫白殆浩乎河瀆之潤澮而燦乎日星之炳耀者也藉非天佑忠孝復振斯文惡能俾公之遺言緒論重光後禩哉至若藩王睿翰與諸賢華章悉附於集一以彰君臣魚水之歡一以昭寮寀金蘭之契庶千百年後知

有先生並知有賢王英哲不亦曠世相感也乎或謂披

蔵盈尺是惡覩先生之藩籬哉予曰鳳羽龍甲夫人而

珍之矧先生忠節固將與天壤同不朽安在非槁弗傳

乎故因諸公之請爰為之揭其概令知古人之言果有

貴於遺者也胡松拜撰

貞白遺稿卷一

明 程通 撰

表

陳情乞祖還鄉表

監生臣程通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臣聞為臣思忠為子思孝曰忠曰孝臣子立身之大節也蓋孝者忠之本忠者孝之推君親之分雖殊所以事之則一經云事

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洪惟天朝混一寰宇偃
武功敷文教內而京師外而府州縣咸建學校以育羣
才其所以教之之術不越乎忠與孝而已臣本芻蕘獲
游縣學蒙君之食師之教亦有年矣若夫聖賢道德之
懿固未探其輿而於臣子忠孝之節亦麤識其方今幸
升冑監日近清光竭力効忠正在今日第念臣父已歿
止有祖平見今年七十有四洪武初坐法流陜西遠隔
四千里相别二十春音問不通安否何似煢煢隻影白

首疇依其餓也誰為之食寒也誰為之衣疾病也誰為之奉湯藥雖有微臣無由顧盼停飡忘寐徒有所思臣欲養父父已不逮臣祖幸存雖欲致菽水之養又不可得興言及此實切臣心載惟皇上孝治天下澤被黔黎疲癃殘疾者得生鰥寡孤獨者得養況臣祖乪羸孤苦尤為可憐且臣無父而有祖祖即父也祖無子而有孫孫猶子也豈有父子骨肉坐視其苦恬然無憂烏在其為孝子臣竊念漢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

緹縈上書贖罪文帝矜其情而免之且緹縈區區女子尚能如是臣雖不才為一介書生不能以一言上聞豈無媿於緹縈乎矧我聖天子在上明同日月無不照臨德配乾坤無不覆幬量若河海靡不涵容祖述乎堯舜憲章乎文武豈漢文之比乎臣是以敢布微忱冒干聖聽願乞臣祖回還以終餘年使臣出則事君入則養祖上不負君師教養之恩下得全臣子忠孝之道倘蒙矜愍允臣所言不勝犬馬怖懼之至臣通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謹言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國子監監生臣程通謹陳伏候勅旨奉聖旨孝哉若人該部即釋平伍籍

策

封建策一

臣對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必聨親疎之誼而權其重必察安危之故而酌其宜故選賢任能不惟其方而敦睦之恩有獨先焉豈為獨私亦曰重我本支以示天下

不可拔之勢安内攘外不專用武而邊陲之防有獨飭焉豈其為黷亦曰謀貴萬全以示天下不可犯之威三代之盛率由此道後世不能推原本始權厥利病而妄以已私㣧笑之胡不以往事徵焉夫周之封國八百而同姓者居其强半若過於厚然卒能共奬王室而控衛天子徐戎之興魯侯一駕而天子不驚犬戎之亂晉文入衛而周室再造固以其臣之習於兵亦以周之所以惠同姓者至渥也東遷之後天下已無王矣然桓文更

霸而晉為長秦楚之君俯首聽命而莫敢睥睨王室者固以周德之入人深而亦以懾於周親之有人也由此觀之親親之恩可不篤哉李斯不察以封建為樹兵而草菅同姓曽不得方面而托足焉卒之陳涉倡亂天下景從而子孫不復振者患在於親親耶否耶漢高戒秦之孤立而封三庶孽割天下半致使僣擬無涯釀成七國之變則以分封無度懲噎者之過也然諸吕為難而左袒一呼六軍隨滅之者則以内倡有劉章外應有劉

肥而高祖之所以封齊者其勢優也由是以談親親之恩可不篤哉自主父偃之說行雖同姓無内變然以踈間親吹毛求疵洗垢刮瘢諸王莫能保其首領而本支單弱王莽遂敢肆其邪心焉鄉使諸侯王强明如故雖逆莽亦胡敢然哉然南陽一倡而故鼎復返者則以漢之子孫其麗不億而漢初之所以養之者隆也由是以談親親之恩可不篤哉曹冏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㫖哉言也其見審矣唐宋以來雖同姓

蔓延而事權不假惟習於豢養之中不悉文武之畧故逮其末造不聞有同姓諸王能為天子聲大義靖大亂者豈其忠孝之心獨泯哉權藉不在也詩曰价人維藩宗子維城又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無謂之言耶故為政而薄於本支是自撤其城藩而割其手足也欲以望國祚之靈長也亦難矣世所稱天潢之派磐石之宗者非宗室耶假令天潢不流則利澤不行磐石不固則地軸不寧雖其法制畢具亦何益也今之理身者必先

心腹而肺腑其衛也四體其運也肺腑不安心胡能以獨寧而四體又胡能以獨運同姓者非天子之肺腑親耶奈之何欲理身者而薄之肺腑也臣愚以為本支之臣固不可假之太重亦不可制之太輕太重則驕矜而不遜必有非望之想漢之七國是已太輕則懦弱而難立必無振復之幾唐宋之末造是已斟酌於輕重之間祿足以周其家而權亦足以監其衆傅有董賈之賢弼無貫高之桀則豈無銳志文學如河間獻王贊我文治

者乎奮志武勇如齊王肥捍我王畿者乎而居重馭輕

潛消天下奸雄之志又豈無三代之盛者乎昔人有言

生子當置之鄒魯禮義之鄉不當置之戎翟之俗是固

有然者臣則以為當置之艱阻備嘗之中不當置之膏

肥美麗之地方今蒙古雖壯徙猶時侵擾臣以非諸親

王莫可鎮此地者一則時有烽火干戈之警則懼懼則

不遑為逸樂之圖一則身親風霜戰鬬之苦則戒戒則

必思為善後之策一則視君亦親視國亦家而捍衛必固

一則戎兵克詰師旅常振而緩急有賴一則豪臣猛將懾懿親之望重而干城之寄堅一則邊陲荒裔悍藩國之勢尊而窺伺之心熄此一舉而數善備者必能為陛下當北顧之憂垂宗社之寧矣雖垂流之久或有意料之所不及者要之與其弊之一不若利之百而監古揆今興衰補弊陛下又必有經制之宜在也臣願陛下取前之所以得剔前之所以失懲孤立之禍收百足之福絶李斯之刻削酌主父偃之權宜毋以姑息忽恩毋以

肺腑生疑俾閫外之寄常畏周親文武之畧備自帝肖則天潢衍慶磐石永寧維城維藩綿之百世而勿替矣臣草茅之見如斯伏惟陛下采納焉臣謹對

封建策二

臣對臣謹按易比卦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此封建之所自起書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此封建者所以隆本支崇藩屏禦外侮安京師誠萬世不易之良法也欽惟陛下萬幾之隙發德音下明詔

策臣等於庭而以封建之事為問猗歟盛哉臣庸疎淺昧敢不精白一心以對揚聖天子之休命臣伏讀聖策曰周之諸侯漢之藩王皆分茅胙土者尊亞天王福膺民上臣惟封建之法軒轅創之三代因之其詳可得而攷者惟周制也葢周之所建者諸侯諸侯之中有同姓者焉有異姓者焉如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振鐸於曹叔處於霍康叔於衛之類此同姓之諸侯也如封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太公於齊異姓之諸侯也繼周

而治者莫漢若也漢之所樹者藩王藩王之中亦有同姓異姓者焉如封兄賈於荆弟交於楚子肥於齊如意於趙之屬此同姓之藩王也如封韓信於齊彭越於梁張耳於趙吳芮於長沙此異姓之藩王也然周之建侯漢之樹王皆分之茅而胙之土其所以待之者何其厚耶鎮之寶玉而重其守錫之車馬而寵其行闢之以山川而拓其勢煥之以冠冕而莊其容言其貴則有爵位祿秩之隆言其富則有土地人民之廣此明詔所謂斯

等貴福無以加矣臣伏讀聖制有曰何周有衆者未久而削其地或怙終而滅其國漢之藩王自殺者若干斯二者所失在誰臣惟周之御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其法固然也所謂削地而滅國者如管蔡之類載在方策間亦可見漢之藩王自殺而伏誅者如吳楚膠東西等七國稽之史籍班班可考雖然建侯封王域民裂土茂枝葉以庇本根置股肱而衛胸腹亦惟欲其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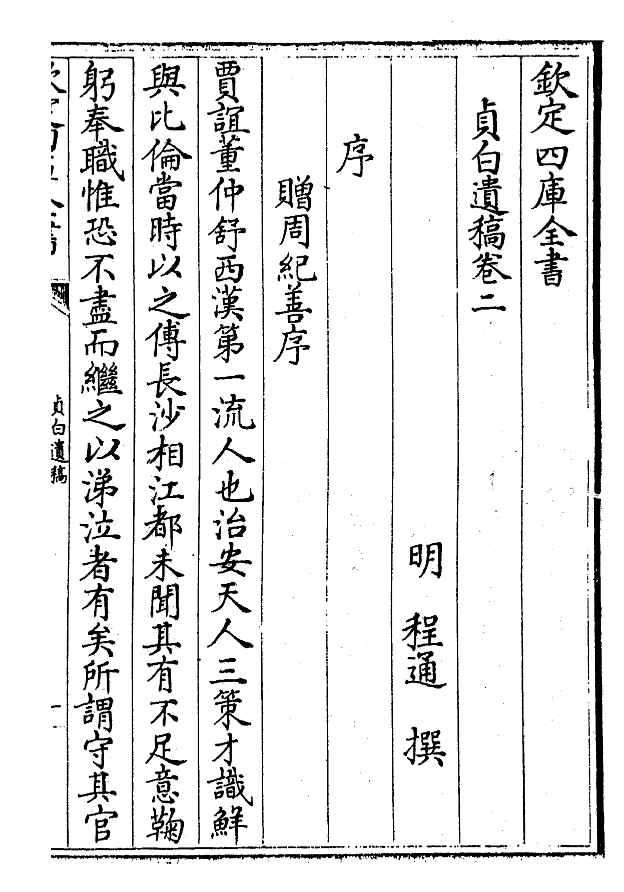
王室以和兄弟保有富貴與國咸休此人君之本心也
若削地而貶爵殞身而滅國豈人君之本心哉論至於
是則知人君之待藩臣者可謂忠且厚矣為藩者顧乃
不以人君之心為心驕奢淫佚而自放於禮法之外姦
回不軌而甘蹈於刑辟之中至殺身亡國而後已凡若
此者其所失不在於人君而在於藩臣也昭然矣然究
其所以失則又有其由也臣伏讀聖策又曰諸生有能
備陳為政及禍源者臣初學淺聞何以及此然感聖上

策之之意與夫養之之恩又焉敢不俯竭愚衷以仰答
先寵乎臣聞中庸曰為政在人孔子曰政者正也夫生
知安行之聖天性自然不假脩習其所行自無不正亞
聖人一等者安能每事而盡得其正乎必有待於輔弼
匡救以作成者故人君之於王侯必為之擇賢師傅以
輔道之匡其不逮格其非心以及於左右前後罔非正
人羣僕侍御無非吉士使其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
道出入起居罔有弗正則所以養其心者正矣心正則

身正則推之家國無不正矣如此則內無失德外無失政而所以忠君報國者必思有以盡其道禍何從而生哉若夫周漢之王侯卒有削地滅國自殺伏誅之禍者亦為正人輔導其為善而有憸人從諛其非以致然也然則所用得其人此所以為政不得其人此所以為禍之源也歟善夫周穆王之命君牙曰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之謂也臣敢以是為終篇獻惟聖上矜其愚而加擇焉臣不勝竦懼之至臣謹對

疏

上防禦壯兵封事疏具數千言革除無存闕



欽定四庫全書

貞白遺稿卷二

明 程通 撰

序

贈周紀善序

賈誼董仲舒西漢第一流人也治安天人三策才識鮮與比倫當時以之傅長沙相江都未聞其有不足意鞠躬奉職惟恐不盡而繼之以涕泣者有矣所謂守其官

而盡其職者非乎然漢文漢武實以之疎賈董非所以重親王也我太祖高皇帝念創業之艱難守成之善凡遴輔導聖胄之選非正直剛方者不與非文行雅飭者不與非人望所宗者不與有為太祖親自簡拔者多矣開國藩府之任何其嚴哉負異漢制殊甚泰和周子是脩通之莫逆友也初任霍丘訓導入見太祖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四十有四又問曰家居何事對曰導人為善而已太祖喜擢周府奉祠正尋有訴王府不法事者官

屬皆下吏是倩以嘗諫得免改衡王府紀善是任也非
賈董之任哉授以是任也豈疎賈董者倫哉致望於汝
意甚殷矣尚其畢力覃恱以副太祖任使之意哉洪武
初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太祖以通
所對稱旨首拔之授遼王府紀善是通之受知於太祖
猶之是倩也通之所守之責任猶之是倩也尚其同心
共念以副太祖任使之意哉太祖何意也重親王意也
為守成計也親王重故藩府之任嚴任用嚴則王官之

職尊必何如而後太祖之意斯副勤講讀之筵效獻替之忠寧以嚴而見憚毋以諛而見親事有不獲己者即逆天威弗惕也豈徒賈生甘於不食以自困為哉通之心是脩知之是脩之心亦通知之敢進左右以贈

送黄太守序

東南鉅郡惟徽為最國家遴是守也視他郡特難之洪武壬申議除徽守司銓衡者以黄子希範名奏皇上可之命下一時士大夫莫不鼓節為吾徽得人慶或謂徽

在萬山中山峭厲而水清激其人好鬬故其俗好訟雖喜事之吏猶厭之黄子信厚人也得此必戚矣予則以君子之治民不患有訟而患無聽訟之明不貴聽訟而貴使民之無訟好訟者習俗使之然也習俗移人葢自古記之矣然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在乎治之者何如耳鎮静以率之和柔以導之自有以潛消黙奪其悍戾之氣若夫教弗豫治弗平憤憤然於民之相訟也殫精畢力於推鞫窮詰之間而苛刑是騁峻法是恣是之謂忽

疾於頑事何以濟如解亂繩急則愈亂如導橫流激則愈橫何者其勢逆而其事拂也如是而欲民之不訟尤惑矣故君子自反乎身而不咎夫民之好訟夫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言自反也以故知本之學必有以大畏乎民志而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有以風之也蠢兹好訟之民得黄子以信厚之德臨之民將輸情以戴之必且無訟矣良師不易絃而調良吏不易民而治信矣哉黄子為弗慼矣何以知黄子

之弗戚於其處友者知之也盖治民處友其道則一夫
黄子予之莫逆也操履不渝然諾不苟取信乎朋友也
稔矣未有信友而不能治民者也予固於是而知黄子
之弗戚也已黄子行諸友餞之於都門咸謂予徽人也
當拭目以觀黄子使民之無訟

送陳士深還莆田序

天地五常之道莫大乎君親古今百行之源莫先乎忠
孝夫孝之於親忠之於君臣子立身之大節所以厚彞

倫敦教化亘萬古不可一日廢也吾郡太守莆田陳公以詩禮傳家忠孝傳心者也厥考翁兩歷我朝州縣之寄立身顯親盖亦忠孝人也洪武中黨禍滔天餘波濫及竟淪没而不振時公奉祖讀書於家方志學所以為忠與孝者豈意為父禍所累闔門南徙滇陽弱弟壯遷遼海一家之中父歿而祖存兄南而弟北炎風朔雪瘴雨蠻烟中國老弱之人不可一日處以致老祖弱孫相繼喪亡幸有祖母獨存焉知其能免徬徨躑躅進退無

依於斯時也公之夙昔所志期為忠與孝者不翅屹屹乎一髮之引千鈞其不斷而絶也幾希公仰天嘆曰天既厚我以有此生忠孝之道百不一施如是而已乎吾非愛惜此身寧令祖母之失所以貽我父泉下憂乎生無益於時死無損於數泯滅朽腐與草木等吾不忍為也由是間關險阻出萬死於一生以有今日官守一郡為六邑民之父母昔之兄弟南北今復合之於一堂矣昔之顛沛喪亡於道路今既復於正寢矣況又復丘隴

於既沒存宗祀於已傾苟非素以忠孝為心而感格彼蒼者其何以臻此哉觀其抗疏雪衷不於飛騰得志之初而於祖母既沒之後其心益明白雖然心其心者公也而遂其心者吾君之賜也君之所以成就公者如此公之報君者當何如哉孟郊詩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孟郊為游子報母云予於君亦云今公以己職之不可暫離念先隴之久曠故遣乃弟士深歸仍大書務本以訓之欲其躬行孝弟以奉承宗祀使彼圖為孝子

我圖為忠臣庶幾共成其志可以無負於君親無怍於天壤矣若曰趨吉避凶轉禍為福為一身之計豈知公之心者哉嗚呼世有事異而志同者予生八齡祖父以事謫陝右垂二十年予痛父之久逝傷祖之遠離乃冒死陳情荷太祖高皇帝可其奏特賜恩詔釋放還鄉俾得以終其老於牖下至今銘刻莫可為報今觀侍講曹先生叙公之事適有同於予者予喜其志之同故書此於卷末以為陳公頌并為彥囦勉云

奉節堂序

予於許節婦素履知之甚稔每竊嘆仰以為此吾邑女中麟鳳也今獲備員遼府輔掖暇時以葛崇德君搆堂奉節婦者聞之王王錫以奉節堂額凡賢士夫在遼府者各有製作以揚休德予復何言顧歎仰之懷常切中悃同心之和竊有不容自已者爰為之叙績貂於卧軸下方焉予謂節美名也人孰不欲之而有不可以倖致者必心見素定確不可移是為志節卒遇事變益堅所

守是為氣節由是貞心懿範洋溢遠邇是為名節節之名不易得也必志主氣輔終始一節雖節不期名而名自隨之否則可倖致耶予於許孺人之節有深慕焉方祁判椿甫翁捐館時孺人年方弱笄即矢心守寡以撫育餘孤為己任此其志節確然定矣值元運殂盜賊蝟起若柯三八汪千十胡發饒必成輩嘯聚邑山谷中人皆駭散市井為墟孺人挈孤避難間關萬狀恒情不堪而操守彌勁辟之操舟者執柁在手而遡風孤騫冒險

獨航屹無田靡焉視其氣節又有浩然莫之敢攖者卒之亂靖時平節操克全芳聲懿範昭然在人耳目而完名大節孰有不欣羨者雖孺人之心求己自盡豈曰馨一生辛苦以傳此一名節哉盖志節堅氣節壯而名節昭自有不容已者然孺人之守節非徒區區自守而已也此守一定衆美畢集觀其受椿翁托孤之寄而卒不食其言是能為夫君守世緒觀其承葛氏詩禮之傳而教子成名是能為先人守世澤由是天經地義賴以維

植而師世範俗於無窮是能為乾坤守世紀所守之大
且遠有如此者要之皆自守節中来也孺人之節何其
偉哉嗟乎今之閨幃中珠髻而翠擁玉珥而象飾者孰
非人婦也顧其身以存亡異主若傳舍然聞孺人風顔
其厚矣豈惟女子為然雖名為君子者亦不知守身之
義此身一敗萬事瓦裂雖有他美何以自贖若楊雄之
言誠法矣而獻賦新室豈可云法王維之詩誠清矣而
賦詩凝碧豈可言清范質相業較之禪僧飛鷹雖大相

遠而欠周世宗一死至今以為遺憾斯三人者罄其平生之所辛勤自得者皆不能守而有之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由其不知守身之道故也即此而觀則知孺人之守節豈特可為閨幃女子勸亦可以為縉紳君子勸予故述其志行而張揚之以風世焉是為叙

程氏世譜序

天地萬物莫不有本夫太極陰陽造化之本岷山崑崙江河之本芽甲根荄草木之本豈獨於人而無本耶厥

初翁媪為生民之本開國受姓為一氏之本知有所本茍不録其源流布於方策又安有不忘其本者哉是以志人君子深為此懼必勤修譜牒使百世而下猶復可攷其本之所在此族譜之所由作也且是譜之作將表其顯貴雖疎者以自附歟將掩其微賤雖親者反踈歟抑亦取其統緒之所自來歟吁尊祖敬宗者於此有取焉余家世程氏古伯符後也初伯符始受封於廣平有三異之瑞因得國於程故為廣平上程氏越四十四世

孫元譚東晉元帝時渡江爲新安太守遂家於歙之篁墩程氏子孫蕃衍碁布四境又三十四世孫旭唐光化間爲金鄉縣尹徙居績溪又爲績溪程氏乃吾宗之始祖也又有爲歙之槐塘程氏者有爲樂平之三松程氏者有爲婺源之龍頭山程氏者有爲黟之南山程氏者有爲休陽之後仁里程氏者有爲旌川之程氏者枝分派别族屬不載此特其槩耳然要其歸則南宗北族同出一本苟非譜牒奚以徵哉昔我起莘公之作是譜也

意有在焉是以吾先伯祖彌髙公亦嘗脩之歷壬辰兵燹之餘家資蕩然尚幸此譜之獨存得有所據惜乎自文季祖次子子嚮之後更不具載可勝歎哉通覽譜興感夙夜不遑寧處旁求遠索幸而得之自子嚮至今凡若干世以續於後庶幾世系具存而無缺遺矣茲非幸歟雖然創是譜者族人起莘公也因其舊而修之者吾伯祖彌髙公也茲獲足其譜之所缺而繼其志之未成者斯則通之幸也若夫世世相承因而續之以永其傳

者吾又有望於將來之同志云

城壮唐氏族譜序

城壮唐氏乃予績文獻家也唐有孟實氏與予最友善嘗訪予京邸予送孟實氏有詩孟實又起潜心齋於郛之壮予作潜心齋記今予官遼府孟實又以書来索予序其所修唐氏族譜若干卷謹按唐氏譜始受姓自堯至宋有諱旭者起跡於閩之莆田旭生志權志權生永寧永寧生汝淳汝淳以宋淳熙三年授績溪教授因家

焉遂為績溪唐氏至於元五世復亨生仲敬仲啟仲明仲德為洪武初人太祖高皇帝命民間各以其所習為户而仲德籍為儒户然則孟實氏之秀而能文其所授固有自也夫然譜所以存真以樹世也今之人喜求勛賢名赫者以為之祖殊不知祖不可以人為苟為跖之後不可以舍跖而祖栁下惠苟非孔子之後而孔子雖至聖又可以舍己之祖而冒孔子之至聖乎孔子雖足以為吾之光耀非吾之真也吾之祖雖不及孔子乃吾

之真也惟其為吾之真則心存心存則天植天植則天之所以授於吾者不媿於天茲即吾之所以為孔子也又何必冒孔子以為之祖然後可以為孔子哉大江之東有自德宗諸孫避黄巢之難以國為姓故江之東唐姓者皆以為唐高祖之後然孟實氏不以唐之高祖為祖而必以閩之祖為祖謂非所以存真乎然唐高祖又冒李聃之後以為祖而封之為玄元皇帝然聃以異端又何益於唐之高祖而顧為此冒濫乎然唐之高祖又

何益於江之東其綴姓為唐者乎然則孟實氏不以高祖為祖而必以閩之祖為祖者可謂有超世之見矣有超世之見者則必有超世之德有超世之德者則必有超世之功使孟實氏得列職於在位不有以繼天下之偽還天下之真以成淳古之治哉玆譜也雖為孟實氏用世之需可也使唐之後世世守孟實氏之真則世世皆賢子孫矣子孫賢則族昌大族昌大則門第高而五千言之李耼又何賢於唐氏之子孫而必為此冒濫乎

序成遂命左右録之以寄孟實氏而孟實氏亦必以予言為不謬矣

章氏族譜序

章生同字文善者從予遊有年矣聰敏頴異風骨大似古人洪武丁夘余修家譜章生若重有所感然者余乃詢之曰聞諸祖父爾族為宗相文簡之後水木本源曾是之思乎章生謙讓不敢當余曰非其祖而祖之其失也誣是其祖而弗祖之其失也矯本源所在不可不知

也章生憮然次日輒攜家藏鉅譜一通来示展卷閲諸老歴歴目前又明年遂以是譜會於昌化覽村徧省先人故跡墓碑世系益得其詳既歸合二譜修而為一余取而觀焉因喟然曰譜之所係大矣自大宗小宗之法不立天下不復知有世家賴有譜焉雖經兵變式微之餘猶可以極本窮源聚渙合離而稽世家之舊也今即章氏論之自運公而上遡數之以至於慶歴文簡公五代太傅仔鈞公凡幾世矣渙焉離焉勢也又自運公遷

績之瀛川畫錦堂從而順數之以至於七公居縣西滎甫居西關明卿醇朴自守子賢詩書啓後繩繩繼繼又凡幾世矣離焉渙焉亦勢也子賢之子文善余門弟也乃慨然發憤遠訪故族考訂世系而宗譜之修流派秩然盖欲不謬本源合離聚渙為子孫不朽計夫渙離勢也聚合情也持情以一勢則存乎子孫之賢者耳童生賢乎哉甞竊聞之子孫賢族將大章氏其有與乎繩其祖武端有所在畫錦之堂人物彬然衣冠之族禮義之

風振而起之是誠在後之人子其勉乎哉章生再拜謝曰謹如教因序之章氏譜云

柴氏慈母訓子記後序

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繼志述事亦莫大於立身行道以顯其親有始有卒兼全其大者其惟至孝乎吾師存誠先生三衢人也奉皇命司教於績邑時予在弟子列執經侍側先生授受之際評論之頃每舉日用常行之道從容以語之諄諄然修身進德之方懇懇

焉天理民彝之至使人歡欣鼓舞聽受不厭真有以得於心而不容自已者洪武丙寅余自胄監丁艱歸進謁館下先生出示其慈母訓子記三復玩味始知先生平昔之訓有自来矣嗟惟先生自幼失怙遭世亂離微賢母氏其將疇依觀其儀範告戒足以訓誨爾子式穀似君而又躬親蠶績備贄見之禮命即師傅學聖賢之道晨出則責其敬謹以受教暮歸則督其講習以求義歴艱辛濟險難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視其心即孟母三遷

之心而事難處有甚焉者雖曰未學益其天質之美默與道契吁裁者培之天之道也惟我先生果能恪遵母訓服膺弗失不惟獨善其身將以善淑吾徒復懼其湮沒乃裒集成編以示其子孫而永其傳實繼志述事顯親揚名之一端也非至孝者其能如是乎然深味其訓有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長幼尊卑各止其所之意則是訓也豈特柴氏子孫所宜寶亦世之所宜嘉尚也惜乎事姑事舅嘉言善行不獲盡見可深嘆哉使是訓苟行

於世則孟母不得專美於前矣天之報善雖亦云至豈如斯而已乎曰未也方今聖朝以仁孝治天下旌别淑慝砥礪名節先生首任教職發軔長衢他日贊宣治化黼黻王度表疏是訓陳情上聞將見承恩以壽諸梓焚黃以賁幽壤以報母氏之大德以光母氏之美訓使天下後世之為母子於此取則焉其於朝廷化民成俗之風豈少補哉先生之孝斯遂其大

嘗謂有其道者必有其文也山川花木地之文也禮樂制度人之文也葢道為體文為用儒先謂文章為貫道之器不其然乎龍虎嗣漢四十三代天師張真人神明之冑也天資超卓學問淵源本諸中者有道德之崇著於外者有文章之懿銓次其平日所作詩文凡若干卷目峴泉集英華煥發照耀簡編以言乎詩則托物寫情優游不迫得詩人情性之正以言乎文則雄奇汪濊鋪叙有法得古人述作之體是以海內文人碩士傳誦而

稱美者比比焉此非真人學通百氏道貫三才體用兼該精詣獨得安能發而為此耶及觀集中所著冲道慎本太極河圖原性諸篇研究義理之玄微精極議論之閎肆其天地造化山川人物禮樂制度靡不該貫雖專門擅業皓首窮經之士有不能及者非惟有功於玄教其於世教亦有裨焉將見斯集流傳於天下後世與峴泉相為悠久而無窮也必矣且真人甞為通著尚義堂記俾祖父之志行亦得托於不朽斂襟三復深有感焉

因書此於卷末以致其私意云

蜀川陳氏宗譜序

洪武庚辰歲仲春月謹奉令旨俾予還鄉展省丘隴將行南郡諸縉紳大夫追餞於西門之沙市酌酒賦詩以別由武昌而下經赤壁之勝過洞庭湖從九江至池陽舍舟陟陸而抵於家歷崎嶇迢遙山川之隔莫知其幾也既歸不數日本邑陳彥彬氏偕其甥汪明善姪廷輔良玉謁予公館少頃以陳氏宗譜求序於余時邑侯陳

公昭與彥彬有同宗之義道陳之為姓自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子孫因氏焉其彥彬上世居新安之績溪修文鄉陳霸先之祖墳在是矣後因避隋之亂徙之隣郡遁世不見迨唐之世永京公遷居本邑宣政鄉之蜀馬因而家焉雲仍蔓延為新安望族彥彬又能讀書守義尚樸素隱居不仕有古君子之風玆因宗黨之間或隱或仕子孫蕃衍其存其亡恐愈久而忘失於是重修宗譜若無君子一言以表章其事則後世何述焉今特所

懇願勿辭幸之甚也予聞而喜曰此厚人倫之盛事也
明善邑庠生予之友也彥彬公吾父之執也又重陳俟
之請詎不避譾夫氏族者國有史官掌之不為不重也
蓋本遠而末益分然後散於私家各立譜焉况譜非賢
莫作非富莫作作則使後之子孫知其所自冠婚喪祭
之會喜憂慶弔尊其尊而長其長老吾老而幼吾幼親
親之義循循有序禮義之風藹如也苟或不作則昭穆
親疎無所分別以為途人譏矣今考諸譜系訪諸碩宿

蜀川陳氏乃霸先之後也千載之下而流光餘耀霑溉於人心目者昭昭不窮而祖宗非有陰功厚德焉能致於是哉又以忠孝節義行實表章堂扁傳記詩文宗先吟詠備述簡末手澤存焉亦文獻之可徵俾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也今之士大夫家遭罹禍亂子孫往往流落丘隴草莽歲時廢祭祀禮可勝言耶若夫手澤朝命之文無幾存者惜哉且彦彬氏胄世崇遠出處相傳閑雅文禮故能繼志不忘乃述先世為譜為人之所難為

者良可嘉夫子之告歸展省丘隴者與夫彥彬重修宗譜孜孜焉彼此不忘乎本矣因時與事而重有感焉

跋

程氏淵源録跋

程氏淵源録者先世所傳修於我伯父程鄉令以忠公及通曩昔從太學丁家艱時所重修也家有楷書正本而此所謄別集以其輕少便於行橐出入觀覽故也自洪武戊辰秋服闋赴京師越二年庚午忝以科目出身

拜親王紀善尋進左長史扈駕之國由京之遼不遠五千里迄今將十年南征北役殆無虛歲餘皆互有得失而此録曁先世手澤則珍藏什襲罔敢失墜然亦不暇視閲一日與一二寮寀燕坐於東直房因出是録以求諸公述作以彰世翰歛襟三復起敬起孝嗚呼不有先人源委之深安能後裔支流之長乎凡吾同姓其敬懋之哉因書此末簡以誌夫歲月云

貞白遺稿卷三

明 程通 撰

記

寅賓堂記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二十有四年封諸王俾開國於邊若星列碁布嚴屏翰奮武衛安民生實皇明子孫萬世帝王之業甚盛舉也維時吾王受命全遼當東南一面

之重東臨高麗西距榆關南濵大海北控朔漠萬餘里
比他封為甚鉅洪武戊寅夏之國廣寧以王宫未就違
三舍許勒兵屯營於大凌河西滸周圍四里強樹以排
柵固以壕塹連壘列壁如士卒數吾王所居堂殿宫宇
不過十數間其諸府僚廨宇一切皆衡茅僅可容膝蓋
以寓居行營例從茍簡至於官府廳事亦鮮有焉越六
年秋七月朔過蒙恩寵謂臣等紀善乃清慎之職不可
無藏修之所又不宜與他衆混淆況所司詞翰類多章

奏機密重事乃不宜洩慢特命於東直房後築別室三
間繚以周垣明窓素壁高明爽塏弗隘弗陋旬日室成
凡合用架閣鎖鑰几案之類皆充備無缺尚慮茂以文
飾爰命丹青圖四愛小景以為文房美觀自開府以来
凡百草創未有若是之盛者復親筆大書榜之曰寅賓
堂盖取虞書寅賓出日之義又為製七言詩律四韻以
張美之其書老而健其詩偉而工譬之龍躍虎卧鸞翔
鳳翥與夫冠冕佩玉風檣陣馬猶不足以喻其妙又豈

尋常庸碌所能模倣彷彿萬一耶復命儒臣以次賡和仍為記焉臣等第以初學謭才不能頌厥美貽景貺酬厚德為歉耳謹拜手稽首繹而言曰寅者敬也賓者賓客也吾國實當寰宇之東去離於暘谷之地為近而斯堂之建又當掖門東序窓牖清光仰之如日推窓迎日敬之如賓況臣等幸際明時當觀之六四所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其處斯堂也涖事則同其寅畏出門則如遇大賓而不可有一毫忽慢意堂以是名豈無謂乎

嗚呼既翼然有堂復華然有文恩之出於上者優且渥也若夫登堂而覩名顧名而思義恪恭已職以圖報稱於上者又在羣臣力行何如耳苟自今以往坐斯堂瞻斯扁朝焉夕焉目存心警下而與二三有位之臣同其寅賓之心以任王事等而上之嘉與吾君亦同其寅賓之心以任朝廷所寄託如此則庶乎上下之道交盡而於名堂之義始無愧矧兹遼土即古孤竹國實夷齊父母之邦箕子過化之地由周而下秦漢以來迄今千餘

載皆為塞外氈裘毳帳迭居雜處而前聖之遺風泐然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我朝龍興聲教漸被而吾君即封於此開國之初振華風於未泯興文化於盛隆其在茲也歟其在茲也歟既以言於君復書於寅賓堂之壁以為記復和之以詩曰堂豁軒窓面面東曉迎晴旭與賓同親題華扁恩何厚光賁斯文道愈崇不有聲名如董子更無詞賦敵揚雄區區祗賴同寅力日近清光拜下風

春暉堂記

余同里有故友曰許孟才氏純孝人也八歲失怙弟方在襁褓賴母余氏守節教字底於成人一旦以誣搆就逮於法當竄母號泣隨之赴訴於朝卒賴以免余嘉許子之有賢母也為之立傳於今十有六年矣余為遼府長史從王徙封来荆南聞許之昆弟皆卓卓能自樹立母尚康強作春暉堂以奉晨昏思報厥德於戲許母可謂有子矣余俯仰今昔嘉歎久之因為請於王書其堂

名褒嘉許氏以勵風俗且為之記曰子言順母言慈古之道也今許母之育其子先之以教字之道重之以更生之徳其慈不亦至乎二許之奉其親敦孝友之風成賢母之志不亦順乎母慈子順合古之道不亦美乎咸謂事親若二許可謂能報者矣予猶以為未也詩不云乎欲報之徳昊天罔極今有人於此恩我以小徳我知所以報之恩我以大徳不知所以報之何也恩小則我報之也易恩大則我報之也難於人猶然况於其親乎

親恩同於天雖欲為之報若之何而報之也後之人能暢厥旨余獨於孟郊之詩見之郊之詩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嗟夫寸草春暉之念人孰無此心但知所以報者無幾耳人皆曰親恩罔極莫之能報而不知在我者當思盡子之職以求無負於其親無負於親乃所以報親也推此心以往雖以之事君事天何所不用其極令二許所謂思報其親者其亦有見於斯乎吾友勉之是則予所望於吾友者也

思誠堂記

方友彰氏邑之著姓也與予生同里幼同學長則辱交焉友彰質美而氣純慎思而好問有志於古聖賢之學因名其堂曰思誠以致勉自余從官遼府不相見者十餘載竊意友彰且忘之矣逮予扈從来荆南友彰不遠數千里走書謁記拳拳不忘乎初心其果有得於思誠者歟嗟夫若友彰者可謂真有志於學矣余因以友彰交誼之篤陳於王前王亦嘉其好學為書思誠二大字

以寵之余乃誦所聞以復友彰曰思誠之說有自來矣孔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子思載之中庸孟子亦誦而傳之盖聖賢之學有誠者焉有思誠者焉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思誠者擇善固執之謂真實無妄天道之本然擇善固執人事之當然通是說者其知所以為學乎聖人自誠而明無事於思而德無不實天道也學者自明而誠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求至乎其極磨以歲

月不敢止息則德為不失而人道亦天道也大哉思乎其同歸聖域之途乎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意亦謂此予竊喜友彰之有志庸相與言之友彰倘有取焉不至於至誠當未止也是為記

景賢亭記

縣西門外踰小澗而西麓林喬𦓲蘇公翠眉亭在焉亭左畔為邑博士員葛崇德君世産也循地至麓之巔崔公雪峯樓如在肘腋間葛君追先賢遺範及其世澤名

亭曰景賢葢自其觸物思親哀難自紓者而思之不有若山眉鎖黛蹙然其容者耶是知葛君之所以景賢者信矣夫其有所合之也嗟乎蘇崔芳躅固足以動後人之景仰矣而葛君之孝聲施後世則後之人庸不以公之景賢者而景公哉因書之以為記

潛心齋記

吾里有韜晦之士曰唐孟實氏沉靜而淵默内顧而操存夙有志於自厲翼翼焉而知所持兢兢焉而不敢肆

竭精殫思固無所慕於外也旁搜博覽殆有所蘊於中也因顔其讀書之齋曰潛心而涵泳省察偃仰棲遲身在是而心亦罔不在是是自幼及壯壯而就老若將終身焉未嘗有能探其心而記之者憶予初學與之同門朝夕從事於斯收其放心恒會是齋資其麗澤之益既而冒進於選舉奔走於仕途應酬交錯日給不暇時復追念舊遊欲潛心於一室如曩昔者詎可得耶乃於暇日敬以其事上徹宸聰蒙賜寶翰以題其扁亦既馳而揭

之矣思其所處而為之言曰人之一心所以具衆理而參三才令百體而宰萬化者也茍有所縱則必牿於利欲殉於聲色泥於燕樂恣於荒淫戾於尋常踰於矩度馳騖而弗知反放蕩而不能收求其不迫於險不入於畏不阽於危不淪於忘者幾希矣孟實之於此心蓋嘗知斂而不妄動者故其勤於學問篤於藏脩仁以存之禮以制之寡欲以養之平易以置之是以寂而不可撓也深而不可測也恢宏而有容納也宥密而不暴露也

充其昔之潛心於學者今則學有以潛於心矣嗟夫潛之為用豈惟人哉人之於潛豈終潛哉易曰潛龍勿用復次之以見龍在田詩曰魚潛在淵即繼之以或在於渚則龍之潛也必以時而見魚之潛也亦以時而躍是皆理之可推而勢之必至者孰謂孟實氏者如龍之潛而今不奮然一見乎昔之潛如魚者而不躍然一出於今日乎余與孟實知心為有素故不徒記其可羨而尤必申其所望焉是為之記以寄

僊巖晚翠樓記

新安山水名江東績溪最善環縣治幅幀數十里羣山聯絡拱揖周衛如坐匡郭中直南有峯隆然孤起峭拔奇麗曰隱張巖距縣不十里而近世傳為漢留侯從黃石公歸隱之地考諸古則史無可據徵諸題詠則漢無律詩知為後人傅會之說明矣然其上多靈貺異跡俗謂之僊巖亦奚不可我邑之西隅有大姓曰汪氏而彥吉翁者又汪氏耆俊也於居第之側作樓南向與僊巖

對峙暇日嘗登望焉見日之始暾嵐蒸雲滃奇麗之狀晻靄未露逮日旣西斜祥光洞徹層出疊見金碧交映綺繡相錯尤與晚景為宜因名是樓曰僊巖晚翠盖翁盛年嘗官醫學及謝事歸老日率子姓逍遥於斯或焚香皷琴或命酒娛樂或凭欄嘯咏或淵默以居誦讀黄帝岐伯問答之書校讐青囊肘後之秘閒則徘徊臨眺以寄其千載之思焉予忝與翁生同鄉居同鄰接且世有姻戚之好知翁為甚悉故不遠數千里以書抵荆南

求余記之余惟汪氏世家爰是唐越國公箕居是邦據山川之勝基德業之厚衣冠引翼至於今世澤未艾豈非扶輿清淑之氣獨鍾於一家乎不然何他族之隆替有時而汪氏之子孫彌久而益振也由是而言邑之人面兹山以居者雖非一姓而美名獨為翁有亦豈為過哉觀夫數百年喬木陰森與僊巖接翠而能獨專其樂孰不羡翁優游於晚節乎使翁之子若孫承德襲義闡妙理於衆善之門寓至道於羣情之表一本之乎性情

之正者也登斯樓者既無與憂天下之憂必當樂茲樓之樂而後可也今上承先志下裕後昆儲樂足以濟人讀書足以脩德所謂居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也斯樓葢有助焉是宜傳流永永而子孫是式故不辭而為記

潭石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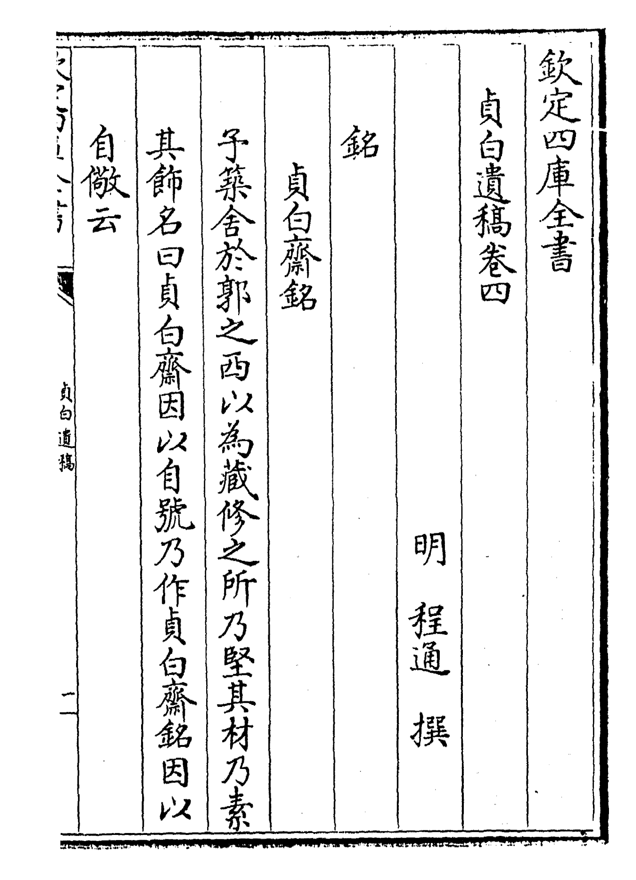
暈山之水西流與楊之水合至歙浦滙錢塘以入於海其流隱伏沙磧瀰布一遇暴雨則湧泅漫漲横發無際

原有木橋湯泛莫知所之民病涉焉我伯父以文公欲建石橋以濟往来適天奪其年其志雖具而功弗就厥配胡孺人乃脫簪珥盡斂釧伐石為橋以成我伯父以文公之志經始於己未冬仲至明年冬季始通人行又一年廼克悉完闊一丈二尺長十倍之下為門三東倚石山為固西則疊石為墩以障之石勢參差虹采飛揚比之烏鵲之詠不忝也謹按潭石乃来蘇渡故處也昔蘇文定公令績時績之父老迎之於潭石故名潭石為

来蘇渡云以致其景賢之意也文定公之恵澤其在於績雖踰年即去而未久盖以其兄弟文章氣節之盛故切仰慕如此績之来蘇渡其即所謂蘇步坊也孺人以笄褘之流非有詩書之訓而知慕乎文定之為人以成兹橋盖以成我以文公濟人之義故其勤施不吝一念之真切遂乃不惜其費然陰性吝嗇而孺人乃不復蹈焉其篤於義盖天性然也使其知慕文定公之為人而成此橋則一時出於矯飾之私以為慕名之舉此乃偽

人巧士之所以飾志以欺世也惟孺人不知慕文定之
為人而成此橋此孺人之所以純乎天性異於世之偽
人巧士萬萬也使天下之人皆若孺人之無所慕而為
義則何有於文飾智巧以為斯世斯人之病乎然文定
之精氣英風則與此橋而並峙焉雖謂孺人有功於文
定可也惟其無慕乎文定而有功於文定此孺人之嵬
功高義可以垂之萬世不朽云僉謂通為孺人之猶子
也當為之記故忘蕪鄙而記之

貞白遺稿卷三



貞白遺稿卷四

明 程通 撰

銘

貞白齋銘

予築舍於郭之西以為藏修之所乃堅其材乃素其飾名曰貞白齋因以自號乃作貞白齋銘因以自儆云

銘曰惟金乃堅惟其堅斯其不磷惟玉乃潔惟其潔斯
罔受湼君子處世惟貞惟白斯其耿耿乃介乃烈惟忠
惟孝斯為立身之大防至貞至白孰踰忠孝之惟臧予
處而家乃愛乃敬苟荏於國惟節惟葢苟曰惟細行之
徒貞徒白豈君子之所以廣大以立盻

贊

童明卿處士像贊

不赫赫其名不煋煋其形韜光襲馨棲迹園林人固知

公為隱士而我則獨覩其深元德不綱征調縱横豪傑羅禍智士遭屯公當斯時于菑于畬如瘂如喑非直以遠害全身蓋將上延如綫之緒下啟家學之傳以待今日天下之清

葛子輿公像贊

儀表剛方氣宇軒昂厥性克孝厥行孔臧比逮不辜勇决異鄉大庇宗祏丕振綱常肖公狀貌得公情腸英氣激烈宇宙為滂

從祖文鳳公像贊

厥貌魁梧厥服元制德實元良處亦名世名欽邑宰貲雄里姓奉親菽水能養則敬急君餽餉傾帑無吝先世丕光後昆襲慶通忝從孫贊言莫槩瞻仰遺容典刑具在

墓誌

重修唐金鄉尹程公墓碑

我程氏受姓於周伯符得國於程遂以程為姓我新安

之有程氏者自晉元譚守新安遂家焉新安之程自元譚公始至唐有諱藥者為尹於金鄉縣過績溪遊石鏡睠仁里山川之勝遂於光化庚申之歲徙居績溪之仁里績溪之程自藥公始仁里十九世孫諱念五者乃遷邑之中正坊邑中正坊之程自念五公始洪武庚午不肖通叨以尚書獲領鄉薦乃至仁里省藥公之墓見其墓日就傾圮宿草荒莽之中徒有其纍纍之迹焉耳心遂懷切痛我後之人不復能修是予之罪也夫是予之

罪也夫乃發議首捐貲倡予邑之宗人并仁里之宗人鳩工聚石使其土嵬然崇如枚如有形可覩有臺可歲時展謁焉閱踰月遂告成功復以特牲奠於墓所復會宗人於墓之側以飲以歡愛敬之心儼然如春墓之所修其所闕不細矣昔孔子有墓在五父之衢不封不修謂為東西南北之人此蓋附會者之所悮也豈有孔子之聖而不封不修其墓者哉先人之所遺雖一礎之微一礫之小頽則必修况於祖宗之所係者非微非小哉

春秋修其祖廟廟以藏神墓以藏魄則墓又烏得而不修如廟者乎昔㑽芭為揚雄猶起墳焉而子孫之於祖宗其形氣之所切為最甚乎久則必頹勢所必至藥公之墓頹於今又寧保其不頹於後乎脩於今復脩於後亦勢之所必至也後之人復修其墓也能無如予之於今日者乎遂勒之貞珉復以今所修之歲月時日俾我後之人庶有所考云墓在仁里之傍坎上近西院名周藤墓堪輿家作壬山丙向其助貲効力人名并督工者

鐫之於碑陰茲不復及

同知章瑞卿公墓誌銘

古豪傑之士其出而有樹也非由科目顯則以薦辟進自勝朝主中國制科更復無常兼設擢茂才科薦辟之重久矣績族由此起家者予於寨口章氏得一瑞卿先生焉先生諱文麟瑞卿其字出績之望族也按其先五代時有太傅仔鈞者以三策投瑯琊王王審知遂承制秉節鉞節制高州刺史夫人練氏尤有全城陰德以故

子孫蕃蔓奕世榮顯迄於有宋慶歷名相嘉祐元魁彬彬輩出代顯於閩浙間自平章郇國文簡公後倉部員外郎遷昌化數傳至運之公始遷績又以賑飢積德忠厚傳家爰及先生適勝國末季矣先生之大父諱珍生子三伯曰文龍仲曰文鳳先生則居季氏生而不羣志氣凌厲淹習墳典人皆以豪傑期之時秕政毒亂人如在膏火中以故羣盜蝟起民苦剽掠匪才德超衆者曷克戡勦先生乃以名族茂材為鄉里所推至元元年由

州縣保薦除廵檢濠寨已而捕盜有功陞本縣簿至正十一年紅巾賊竊發宛陵一路勢甚猖獗先生由考最擢寧國路同知總管府事督諸衛民兵制下先生慨然自奮曰盤根錯節正别利器此吾自表見時也乃促車就任至用孫武紀律練軍士設三科以捕平之由是寇盜屏跡境内安輯遂以廉幹見知當道尋因疾致仕歸田里居無何乃以天年終焉夫瑞卿倜儻人豪也而生當勝朝之季乃能以豪氣自負特起於儔伍之中卒為

一路保障使天少假以年得當明興之際依日月之光其經營甫定又豈僅僅如是已耶昔人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才如瑞卿而以武功顯倘所謂立功之士非耶吾謂韋氏之門前有仔鈞後有瑞卿皆起自布衣上下相距幾數百年然一則以浦城樹績彰美於其前一則以寧國建功揚休於其後其出處同其勲猷後先輝映偉歟休哉蓋不啻有光於郇國相業已也先生生於元大德三年己亥十二月二十一日午時至龍鳳三年丁

酉七月十八日戌時歿於正寢享年五十有九配孺人柯氏出令僉事公名族有賢德以勤儉敦睦齊其家故內政咸有法舉子五曰子和子真子誠子明子芳俱義訓成立子芳惜早世子真之婦屬予從妹諸伯仲將以先生與柯孺人合葬丐余言以垂不朽顧余不佞何能揄揚其萬一哉義忝世戚不容固辭乃述其出處大槩以俟立言者採焉因銘曰瑞卿哲人嶽鍾其英考厥先代宦業雲仍勝國兵亂執湯而平惟公仗鉞樹勲宛陵

天不憖遺遽殞厥生若坊若斧鬱鬱丘封仰止高山永垂令名

祭文

祭先祖文

曰嗚呼吾祖生未髫齔而二親見背孤苦伶仃靡所怙恃及長出贅汪門惟外氏是依賴内助得人同心協力以至成家不幸中年又遭喪亂携妻挈子奔走逃難山谷間關百羅資業爲之一空幸遇聖朝龍興削平禍亂

生民獲安田里時逃難解散鄉黨宗族兄弟妻子不能相保者十居七八而吾祖獲無恙豈非所存者厚而天地祖宗或默相之歟又不幸中之幸也後還故址結廬力農將為終老計豈期命與時乖為朋友之誼遭無辜之譴謫居陜右二十餘年父壯子南萬里相望吾父不勝懷思五年凡兩往省蒙冒霜露涉艱歷苦遂至髮為之白目為之昏祖母喪素長齋哀號旦暮卒至抱恨以死而不復會又何其不幸歟洪武庚午春孫自邑庠升

太學獲近清光於咫尺賴天誘愚衷陳言拜闕乃蒙皇
恩霶霈特放還鄉去時年五十五歸則七旬有四矣屏
跡林泉之下優游晚景幾又十年弟恨愚孫遊宦遼海
遠在數千里外不能致升斗之禄為朝夕奉深以為歎
奈何天命難忱一旦寢疾以終時燕薊不寧路途隔絕
音問莫通竟不得奔訃以盡子孫之道嗚呼痛哉越明
年庚辰歲孫侍王駕跨海来濠梁尋以考績朝京師與
大兄相會於旅邸而訃音始聞則已逾年矣彼時即欲

告歸適值王事靡盬而未得命遂因循至今甫能得請挈家以歸則再朞矣嗚呼祖孫之情天倫之重生而不能致菽水之養疾而不能供湯藥之需死不得憑於棺葬不得臨於壙子孫之道一何有哉古語盡忠而不能盡孝詎不信乎嗚呼孫之罪擢髮不足數孫之心惟吾祖知之兹者謹率家衆用陳薄奠聊表微忱伏惟鑒之尚享

祭先母文

曰嗚呼昔孔子語樊遲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人子職分所當為而萬世之常經也茍於此三者一或不全則不得為孝矣男通幼育於膝下劬勞之恩昊天罔極及長游宦數千里叨享天禄而未嘗有一餉之供則既生不能事之以禮矣至於寢疾而終葬祭之禮又不能盡視聖人所言三者之中不能有一焉豈無愧於心乎且前歲之回本欲畢事一時為俗説所誤并為徵書所廹竟不克成今則悔恨無及矣若欲傳

柩以待親回第恐事未可期反成暴露若欲不待而葬
設或能回欲再見而不可得中心徬徨無如之奈茲因
人便敬致俸錢此須聊為葬祭之奉極知無益於事不
過表此心而已嗚呼兒之罪擢髮不足數兒之心惟吾
母知之尚饗

祭友胡尚忠文

嗚呼昔宣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
之杜伯既殺左儒亦死斯可見古人之篤於友義者如

此吾友自童丱時與予同游學及長與予友義彌篤不幸吾友為人所誣予時居邑庠父母俱存不獲效左孺之死重有愧焉然吾之志非不如古人特所遇不同然目吾友之喪歲久未葬予欲用己帑與營窆謀已定銘已成適吾友之慈幃失養予又趣裝治嚴而事竟寢可勝歎哉予今趨京師寧不酌巵酒以言别乎乃載為之詞曰風淒淒兮木落林追思故人兮涕淚交流臨風對月兮幾倚層樓故人不見兮使我心憂念交情兮意獨

綢繆歌短詞兮日黯雲愁四海皆兄弟兮孰匪交游志道同合兮舍吾友而焉求嗟予趣駕兮朝神州具薄奠兮薦微饈侑詞訣别兮萬古千秋何日歸来兮復酬松楸尚饗

祭友章文善文

嗟嗟文善聰敏之姿妙齡英氣卓立自持負磊落之壯志思奮起於一時奚所顧之未遂遽與世而相違嗟嗟文善門單燼微少失所從寖入他岐年踰弱冠了悟前

非恥習業之為陋慕古道之餘輝徙義從正取友親師
聖經賢傳惟日孜孜行已接物不忒其儀晨則起居甘
旨承奉庭幃夜則青燈黃卷手不停披所謂一變而至
遷善而不疑成人之美者咸誘掖而獎勸嫉人之善
者或面是而背嗤嗟夫彼恃富與驕貴生下愚之不移
降喬木而入幽谷者寧不觀感而忸怩奈何素履未孚
好德者稀千里發軔六鷁退飛固宜安義而修省聽賦
命之疾遲韞玉於匵待價沽之何乃一試不利氣索神

萎抱恨悒欝以至於斯雖然朝而聞道夕死可矣得正而斃夫復何悲然吾所以哀傷而不已者葢念夫疇昔之交誼慨逝者之莫追嗟嗟丈善久矣别離臨風對月兩地相思前書報我秋以為期孰料永訣無復云來嗚呼哀哉友朋之情義當往弔奈匏瓜之兹繫空反袂而漣洏生芻莫薦絜酒釃釃緘詞千里聊哭吾私嗚呼詞有盡而情無涯嗟嗟死者其有知尚饗

祭楊思中文

嗚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上而公卿大夫下至胥史奴隸其職役貴賤雖不同所以服勞趨事委身報效則一而已思中生於王土役在弓兵驅馳王事職分當為洪武丁卯夏奉檄来績溪取吾祖及其回途竟以疾卒於旌川深可哀哉雖然汝病也有飲饌湯藥以調治其死也有衣衾棺槨以殯葬吾亦盡心焉耳已且汝之承差而来公義也抱患而死天命也雖然又何恨哉汝宜安歸於茲他日為汝收遺骨而歸故

山或有期也余因起復赴京師道過塋下酹爾以酒告爾以詞爾靈不昧庶来格而歆之尚饗

貞白遺稿卷四